

梨山紀行

五月，從外島回來，暫且把兩年的軍旅生涯記憶拋諸腦後，迫不及待要投入人生的主戰場。幾經波折，選定投身山林本業，決心上山工作。

七月，帶著一件行囊與一床棉被，擠上往梨山的班車。車上有乘客，有貨物也有農具，從鼎沸的人聲中，我知道眾生中有遊客、工人，有官員也有老兵。各種語言，包括我所無法理解的山地話，喧囂聲裡，我是一個孤獨的旅人，我不認識一個人，也無一人與我說話。

不久，車行山路，盤旋於山崖叢樹之間，不時與迎面疾馳而來的卡車遭遇間不容髮的驚險錯車，那卡車讓我想起在學期間到林場實習，乘坐運材車下山，飛快飆走的經驗；我們坐在鐵杉原木上，重複做著閃避空中的枝條與電線的動



■高山蔬菜，遊客最愛。



■沒有榮民就沒有橫貫公路，沒有橫貫公路就沒有梨山——梨山文物陳列館。（陳中/攝）

作，男女同學一路驚呼，很刺激的往日情景。相較於擁擠的車廂與污濁的空氣，乘坐材車的滋味此刻倒令人懷念。

車門邊上原本站著的少婦，顯然是不堪顛簸疲累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別人的水泥包上，打起瞌睡來。人聲逐漸沉寂之後，只剩下呼呼的引擎聲響在山路上，伴著專注的司機和孤獨的我。環顧周遭的每一張臉，像歲月與汗水塗抹的畫作，這些出門在外的勞動人口，為著仰事俯蓄，顯然已經很能接受這些奔波與操勞的現實。

喧嚷之聲再起時，車已到梨山，司機高聲催促乘客下車，卻半天不見行列移動，原來是車門口起了爭執，那少婦一覺醒來，起身發現不得了了，克難的座椅染紅了一大片，顏面不保，茲事體大，情急之下，慌忙把水泥袋一層一層的撕，主人見狀拼死命擠過來制止，並大聲叫道：不能再撕了，再撕水泥就散了。

走在梨山的廣場，炎陽一如平地熾烈耀眼，少婦之事尚在胸中激盪，又莫名的興起一股悲涼情緒；踏上這塊土地，是討生活還是開創前程，一時變得無解。而唯一可確定的是，此後我要來往於我所生長的平地人間，將都是三個多小時的路程，與幾重山的阻隔，隻身在此高山之上，難以逆

料是否會在此落地生根，或以何種結局收場。

懷著許多的忐忑心情走進局長室，局長放下文房四寶與未完成的作品，起身笑臉相迎，說是等候多時，讓我有些愧然，在洪亮的談話聲裡，短短20分鐘間，我粗略瞭解了梨山的人文、地理與沿革歷史，橫貫公路興築的經過，與管理局設置的目的及業務職掌。關於交通，且需要有心裡準備，一碰到下雨道路隨時可能中斷，早先原有大華航空試飛台中航線，不知何故無疾而終。

站在二樓陽台的觀景台，對面大甲溪上的佳陽山、劍山和大雪山，似都近在咫尺，一脈青山雄偉矗立眼前，頗令凜然之心升起，局長一手指著路下方的果園，一片棚架之間，種著梨與蘋果，往東一帶綿延到松茂村，一條道路穿過山腰，通到看不見的環山部落，連同佳陽村與福壽山、武陵二處農場，總面積約5,000公頃，其中多數屬於濫墾地，如果換一個比較文雅的名詞，就叫做超限利用地。

這裡的溫帶果園，隨著東西橫貫公路之開通，從試種到量產，在蘋果與梨仍未開放自由進口的年代，著實讓農業人員興奮了好多年，視為園藝技術的重大突破。只是好景不長，

在競逐厚利之下，果園以極驚人的速度蔓延在山坡上，吞噬林班地與保留地，連在幾乎難以立足的陡坡也未能倖免，問題於是浮現，包括表土流失、農藥汙染，許多的惡果甚且需由坡下的德基水庫與仰賴蓄水的下游居民承受。

始料未及由於推廣溫帶水果與安置功成身退的開路英雄，竟惹來如此嚴重的燎原之禍，梨山管理局因此受命就此問題研究解決方案，幾經協商，訂定「立即收回」、「一年內收回」和「果樹衰退期收回」等三個土地處理之區分標準，其間之分野主要著重於坡度之緩急，由局裡會同當時的山地農牧局派員進行現場調查。另外，也積極推廣種植白花三葉草，以增加果園土地之覆蓋，減少水土流失。此一宣導工作通常配合里民大會實施，我也很高興能銜命膺此重任，將所學的水土保持知識與永續經營理念，透過口述，面對民眾加以闡揚，對不肖之徒，只圖暴利焚墾林地的卑劣行徑，則從不假辭色嚴予譴責。

在那段日子裡，上班除了爬山就

是說話，真正的文書作業，等因奉此反而極少，夏日裡上山勘查，總有吃不完的水果，即使開會也不例外。偶有朋友來訪，相邀到果農園裡大快朵頤，吃得滿意再買，無人會在意些許的免費奉送。我向朋友提起德基水庫的鴛鴦戲水景觀，許多人還半信半疑，至於福壽山上暮靄中的夕陽落照與合歡山突如其來的一場冰雹，倒是讓大家都大開眼界。因此許多人很羨慕我在山上的班，尤其滿意山上新鮮純淨的空氣，悠遊自在之外，說不定還能長命百歲。

置身滿山坡滿坑滿谷的溫帶果園之間，感覺自是新鮮，才知道原來蘋果的種類如此眾多，除了常見的紅五爪，綠皮的金冠之外，還有一種含蜜腺的蘋果，單名叫做「惠」的，風味香甜，也有日本富士，還有一種名叫「陸奧」的大蘋果，尺寸約如麻豆文旦，可惜果肉鬆軟，酸味略重，大而無當，不受市場歡迎，常見掉落滿地也無人聞問。蘋果花是粉紅色的，春天花開滿山坡

的景觀十分動人，如果中間又種有梨樹，紅白花色相間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溫帶梨的水份較多，因此普受歡迎，主要品種有廿世紀梨、新世紀梨、幸水梨、蘋果梨和鴨梨等，都令人垂涎。要是您嚐過從樹上摘下直接入口的滋味，可能您將從此不再崇拜進口的水果，而獨鍾情於梨山梨的甜美多汁與新鮮，當然，有人會擔心現採的梨農藥汙染堪虞，其實這不是大問題，削皮即可解決，而在荒山野外，牙齒就是最好的刮皮機，至今我仍記得水保局郭長庚技正精采的即興演出。

兩個農場開拓溫帶水果種植的先河，算是企業經營的規模，由於農場地勢較平緩，研發人力也較充足，成功的經驗甚至受到泰皇重視，邀請此間專家前往指導栽培技術，因之農場生產之水果品質較佳自無疑義，比如武陵農場的水蜜桃就碩大而多汁，入口即化，令人食之齒頰留香，被視為上品，勝過泊來品，而福壽山農場前兩株展示用的老蘋果樹以嫁接方式



■高山農場，宛如化外仙境

集許多品種於一身，8、9月來訪，看到一棵樹上結滿紅黃綠紫各色的蘋果，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是刻意掛上的，好比是聖誕樹的裝飾。有些果實被浮貼上「壽」字，讓字型在日照下烙印，供為生辰賀禮，雖然價錢不菲，卻仍供不應求。

不過，畢竟只有夏秋二季才有新鮮的水果，到了秋末，梨山的景觀便整個改變了，水果採收完，茂密的綠葉逐日凋落，整片的山坡在秋冬裡會是一片光禿，農民穿梭在工寮與果樹間，忙著施肥、剪枝與噴藥的情景，從廣場路面即可一覽無遺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原來的山地保留地上，真正由原住民經營的並不多，多數由平地人包租，原住民只收租金，夜裡結伴上山獵飛鼠。

冬天，遊客少了，上下班往返於空蕩冷清的道路，會有天地悠悠的孤寂之感，但是，只要合歡山降雪的消息傳出，這裡又會熱鬧起來，視同賞雪的前哨站，有時雪也會下到梨山來，我很幸運，到梨山的第一個冬季，就碰到紛飛的雪，此為我生平第一次見識，頗有悸動，忙著打電話告訴山下的親友，共享興奮之情，有時雖未下雪，卻見到一輛輛由大禹嶺方向開來的遊覽車，載著滿車頂的積雪經過，常令人產生一股衝動，丟下工作上山賞雪去。

走筆至此，不知諸君對這高山聚

落的印象可有契合之處，而一些時過境遷的事，我想是值得再加補敘，比如眾人皆知梨山雄偉的山川之美，卻鮮少知悉本地當年生物資源之豐盛，曾聽有原住民說當年在「大甲溪」上游捕魚的事，他們總會定期選擇部份河段，在河邊捶魚藤，麻醉溪魚，一次可撈捕十數籬筐的大魚，足夠供應全村族人半年食用，其中當然包括日本人大島正滿捕獲醃漬送美國鑑定，讓全世界驚異的櫻花鉤吻鮭，曾經被認為不可能出現在亞熱帶的魚種。

梨山地區海拔約在1,400到2,500公尺上下，昔日滿山遍野高聳入雲的雲杉、鐵杉與紅檜砍伐之後，許多林地都改植較易成活的二葉松，但是這種樹有個缺點，就是油脂多容易引發森林火災，從梨山往對岸望去，那一條條光禿禿上下延伸的稜線，就是預防森林火災延燒的防火線。儘管設想如此週到，還是讓我親眼目睹了幾回難以收拾的延燒，叫林務人員疲於奔命。偶發事件中，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。69年，一部滿載大學生的遊覽車意外翻落在通往武陵農場途中的崖下河床，山地青年緊急前往救援，因當天我恰好路過，目睹救難過程，眼看一具具僵硬的遺體由山青捎上陡崖，表情姿態一皆凍結於劇變發生之瞬間，令人不寒而慄，也深感生而為人，生死一線的無常與悲哀。

另外，梨山冬日的冰冷，至今仍令我難以忘懷，尤其是在夜裡，獨坐窗前伏案讀書，冷風由格格作響的窗縫滲入，連雙腳也感冰涼，深夜上床，老覺睡不溫暖，祇道是天氣實在寒冷，事所必然，並未深究原因，直到一天，同事因公下山，一時興起，效彼鳩佔鵲巢之舉，結果大感滿意，也才知道原來棉被之暖與不暖竟然有如此差別。

這些的大小事件，曾經激起我的許多聯想，原來我處在如此克難與高風險的環境中卻不自知，展閱同學來



■館內保存山胞捕魚網具。

信，敘說在都市裡上班，萬丈紅塵的種種，下班的休閒是多麼的多彩多姿，而我卻是終年守著白日的天光雲影與夜裡的案頭孤燈，修煉人不知而不愠的慎獨功夫，得失之間的權衡選擇，就常令我踟躕。然而始料未及的結局，竟然是機關奉令改制，多數人同時離去，結束一場同甘苦共患難的時光，感覺還真是依依不捨呢。

歲月荏苒，離開梨山已經多年了，想起在山上的日子，工作與生活的種種，曾經伴我成長的人，都在在令人懷念。回首來時路，老局長龐子建將軍不時殷殷相勉的話似乎猶在耳邊——「選擇自己的戰場，固守堅持的原則」——常存一顆熱心，做該做的事，檢視一路行來的足跡，其實頗有愧對之處，謹就多年之前的瑣細點滴忠實紀錄，以誌雪泥鴻爪，並向待我如子侄如忘年交的龐局長敬致最深摯的謝忱。

徐滄淇



■梨山山地文物陳列館（徐滄淇／攝）。